

B 百味人生

母亲的锄头

■ 李星

锄头 嫁妆!
嫁妆 锄头!

母亲和父亲的相识是媒人介绍的,父亲那时还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兵,已经提干了。父亲家兄弟姐妹7人,经济条件差,父亲在15岁那年,走上了当兵的道路。那时的人从小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,父亲也不例外。父亲通过努力奋斗,在部队里面直接提了干。当兵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很吃香,当时说媒的很多。但是,父亲家底子太差了,兄弟姐妹太多,看如意的就很少了。母亲家比父亲家条件要好,外公那时是油榨房的工人,经常有油漆吃。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胚子,也许和吃油漆有关,文化也比父亲高,在当时有很多的追求者。但母亲在父亲回家探亲的一个日子里,经媒人介绍就一见如故,用母亲的话说这小子精灵(聪明的意思),就定下了终身。

结婚那天,母亲穿着父亲送的军用解放鞋,用背篓背了一床棉被,在么姨的陪伴下,提着外公送的一个贵重嫁

妆——锄头。锄头用铁打打磨而成,当时并没有安装木柄,外公送母亲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:“有了锄头,通过自己双手劳动你才能生活,你才能活下去,一辈子都不会穷。”于是,母亲提着锄头,就像提着新的希望来到了父亲家,开启了新的生活。

母亲来到父亲家后没几天,就迅速地给锄头装上了三尺木柄。当时为了找木柄,母亲爬遍了后山叫狮子包的山头,终于找到了一种叫青钢木的木头,据说这种木材做的锄头最好。从此,母亲拿着做好的锄头开启了新家新生活。种粮食、挣工分都离不开锄头,母亲用锄头翻地、除草、挖洋芋、挖红薯、挖水田……渐渐地,将一把新锄头磨得锃亮锋利起来。那时候土地还没有下放到户,按工分多少分粮食,由于父亲是现役军人常年在部队,母亲在家照顾我们,但为了分到生产队集体的粮食,母亲每天天不亮,听到生产队长的口号声,就扛着锄头,与所有男人一样去劳

动。生产队的那口堰塘,就是靠全生产队的人用肩挑背磨挖出来的,母亲就是用那把锄头挖土挣的工分,男人们挑塘泥,女人们就往竹篮装泥巴,也是这把锄头的第一次劳作,从此锄头在母亲的手里变成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工具,再也没有休息过。

后来土地下放到户了,我家也分得30多丈耕地,10多丈水田,母亲变得更勤奋了。母亲将我家分得的土地打整得是全生产队最好的,生怕失去土地似的。母亲种地的时候都要带着我,放在山坡上地里的沟壑里,怕我摔到山下去了,就用一根草绳一头拴在我的石头上,一头拴着我的腰,我就这样陪着母亲在地里干活。母亲挥舞着那把锄头,就像一个画家用画笔描绘着自己的作品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慢慢地将身軀压弯。

时间很快,又到了父亲探亲的日子。其实我们家的经济条件,当时在全生产队不算太差的,因为父亲每个月有18元

钱的工资,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,天生就闲不住,每次一回到家,衣服都来不及换,马上就会到处找活干。每次回来探亲,只要家里农活还没干完,父亲就会提着母亲的那把锄头,去完成母亲没有完成的所有农活。往往一个月的探亲时间很短,父亲恨不得将所有的农活都干完,父亲生怕母亲在家太辛苦,每次返回部队的时候,叮嘱母亲在家保重身体,将所有的重活累活都给他留着,等他下一次探亲回来再干。

锄头穿梭着四季,也在母亲和父亲手上来回交替,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大家庭,我们的家也一步一步走向幸福。我也在母亲的锄头的劳作下,健康幸福地成长。虽然现在很久都没有用锄头了,也搬了很多次家,但母亲的那把锄头一直跟随着我们,他是见证我们家走向幸福的一个标记。至今,母亲的那把锄头,还在那诉说着三代人的故事,一直都不能忘记的回忆!

(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)

S 诗路花语

江城子·开州支教(外二首)

■ 陈世永

开州支教敢担当,
整行装,赴他乡。
一往情深,千里去渝疆。
文化交流融厚道,
支教愿,爱心扬。
千山万水亦何妨,
志凌云,几多狂。
誉满开州,杏坛美名扬。
大爱无声情道重,
心意在,汗飘香。

举子园

小桥流水锦鱼欢,
绿树翠竹文峰塔。
异草怪石添雅趣,
湖光山色醉神仙。

开州寄情

群山环抱座相连,仙气升腾妙不言。
绝壁峭峰惊胆魄,巨石险路骇心寒。
峰峦跌宕盈千壑,江水滔滔纳百川。
雾掩云遮仙境至,钟灵毓秀古今传。
(作者系山东潍坊支教教师)

S 岁月放歌

蒲公英

■ 桑舒

怀里揣着一个梦想,跟着众姐妹轰轰烈烈的,没有目标,没有方向,只是在妈妈的坚持下,乘着风就飞上了天。但我却不知道,我已经再也回不了家了。

刚开始,我觉得很新鲜、很刺激,觉得没有了妈妈的唠叨,没有家的牵绊,自由地飞翔在天空,心快乐得都要蹦出嗓子眼儿了。我唱着歌,抖动着我特有的降落伞,轻轻地旋转着,舞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美。我听到有孩子发出惊呼:“妈妈、妈妈,快看,有蒲公英在飞,好漂亮的蒲公英啊……”

风慢慢慢下来的时候,天也快黑了。我环顾四周,才发现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而姐妹们却一个都看不到了。虽然以前妈妈曾叮嘱过我们,离家之后,要注意脚下的路,要找到合适的落脚点,才能让自己生存下去。当时,我真没当回事,觉得妈妈很啰嗦,根本没细想过妈妈的话。

风停了,很遗憾,我落在了一处屋顶

上。我想,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?难道我就这样过完我的一生?四周一片漆黑,只有很远的地方,有一两点微弱的光在晃动。夜幕上挂着一颗很小很淡的星星,冷漠地看着我,或许还带着一丝嘲讽。再也听不见姐妹们的嬉笑声,再也没有了妈妈温暖的怀抱,只有无边的黑暗和沉寂像潮水一般涌向我。我害怕极了,悲从中来,大声地哭了起来,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去的。

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我听到不远处有熟悉的鸟叫声,阳光依然很温柔,闭上眼睛,感觉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。没有了黑暗,也没有了恐惧,我就想,得养好精神,等风再起的时候,再飞回去。等啊、等啊,好不容易,我感觉到风微动,我抖动着降落伞,准备起飞。只动了一下,就再也动不了。仔细一看,才发现头上有几根干枯的草,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努力地蹦跶着,也挣脱不了它的控制。我不甘心停在这个鬼地方,

但一次又一次的白费力气,让我心如死灰。我想,这下我是真的要完了,谁也救不了我。我放弃了挣扎,把自己跌进了深渊。

一天过去了,又一天过去了,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少天,当我不想再睁开眼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时候。却忽然感觉身边有什么东西在挪动,睁开眼就看到一只小鸟,正在衔着一根草,估计是带回去筑巢的吧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

当头上的草都被清光,我好害怕小鸟会吃掉我,那我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。然而老天仿佛又开始眷顾起我来,起风了,我赶紧撑着伞,飞上了天。飞呀飞、飞呀飞,我是不是又会回到妈妈的怀抱呢?我遐想着,忘记了曾经的恐惧不安,又开始唱歌跳舞了。然而现实是很残酷的,很快,风又缓了,好像在公园的角落,我被一堵墙挡住了去路,试了好多次,再也飞不过去了,最终,跌落在一片杂草中间。

没几天,一阵大雨下来,我被溅起的泥土淹没了。喝饱雨水的我,沉沉地睡去。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,梦见自己成了天上闪耀着一颗星星,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,再也无惧黑暗。直到一声惊雷唤醒了我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膨胀、在爆炸,痛苦万分。第二天,痛苦消失了,我又见到了蓝蓝的天空,低头一看,看到自己已经是一株破土而出的蒲公英了。听到有个微弱的声音在叫我,我环顾四周,才发现,原来有好多姐妹,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了。在阳光的哺育下,我们无忧无虑地生长着,很快就长大开花了,也像妈妈一样,结满了一个个带着小降落伞的小宝贝。

我们欣慰地笑着,默默地祝福着。忽然听到一片惊叹:“哇,好多的蒲公英,好漂亮的蒲公英啊。”接着,就听到一阵按动快门的咔嚓声……

(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)

大美汉丰湖

■ 周祥祥

瑶池碧浪接星光,
四面青山如画廊。
西子景观犹为秀,
汉丰湖美胜天堂。
(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)

湖畔听歌

■ 张金河

秋叶灿若金,湖畔传歌声。
亭坝人乐乐,弦管曲欣欣。
琴笛协清喉,鸾凤和妙音。
负我不负她,人间第一情。
酒杯高或低,滴往心坎去。
河水淌复来,照得山影稀。
陪你看草原,教包共甜蜜。
花开花又落,只将来生许。
毕竟好人多,胡琴说心意。
再唱渔家女,织网在曲里。
谁言知己少,老来亦欣喜。
长歌夺肉味,三日梦梦里。
(作者系温泉中学退休教师)

X 心灵涟漪

当北碚遇见张昊

——读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有感

■ 陈进

在读了张昊的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一书后,我想起许大立老师《当陈然遇见胡雁冰》一文,总觉得张昊这个外地人创作北碚文集跟胡雁冰创作红色小说《挺进者陈然》有很多相似的情怀。一个是因喜欢党史,在遇见重庆南路《挺进报》旧址,忽然间和墙上展出的巨幅照片四目相对时,创作长篇小说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;一个是因为从小向往山水之地,在遇见北碚这个山水林泉湖皆备的地方时,便一发不可收地追随它、了解它,用几年的时间为它写下一本专著。从资深的北碚文化人蒋登科教授传递的信息得知,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张昊是唯一一个为北碚出过文学专辑的人。

世界上很多相遇真的很神奇,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好赶上了。”于是,我也如法炮制了一个题目:当北碚遇见张昊。

张昊因就读于西南大学而来到北碚。面对这个陌生的小城,他以一个北方人的视野举目四望,处处皆是与故乡完全不同的风景。于是张昊就利用闲暇时间四处寻访,周末是好时机,亲友们

来访是好时机,参加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更是好时机……他时常行走在北碚的大街小巷,行走在北碚的山山水水中。对于缙云山、金刀峡、金刚碑、老舍旧居、雅舍、“江边”等一些有名的地方,因为一遍又一遍地拜访过,仿佛每一个人、每一条路、每一座桥、每一座山都存进了他的心里。一提笔,文字就如滔滔江水倾满纸张。

一本书,能让人深度了解一座城。读着这些亲切、自然的文字,我脑子里浮现着一幅幅生动的画面,也时时回忆自己与北碚的交集。虽然我是一个重庆人,离北碚也并不遥远,可是搜罗记忆,除了从影视、书籍和朋友圈里知道的一些关于缙云山、金刀峡、“小陪都”的地理人文,我对北碚的实体接触仅限于西南大学。二十年前,我参加论文答辩时去了西南大学,那时的“西师”和“西农”还没有合并,主城到北碚也没有地铁,我坐长途汽车从开州出发到主城花了半天时间,再转乘汽车才到北碚。近些年自己参加专业培训,以及带学生参加演讲活动,每次都是在西南大学。虽然交通便利了许多,可以选择乘公交车或地铁,但每次都是匆匆去、匆匆回,对大学以外的

东西无一接触。读了张昊的书,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很多年,因为北碚是一座有风景有风景、有底蕴有底蕴的城市,它的乡建文化很早就蜚声海内外。

从《市井书香图书馆》到《作孚广场与天奇广场》,从《闹市舞台北碚文化馆》到《乡建记忆晏阳初纪念馆》……北碚是幸运的,总遇上一些为之倾心付出的人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著名“民国乡建三杰”:晏阳初、梁漱溟、卢作孚,三位同龄人在乡建运动中都和北碚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渊源和交集,他们的设想和做法各有侧重,有力地促进了北碚的持续发展。“愿人人皆为园艺家,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。”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,当人们穿行在花园般的北碚,于“熊猫诞生地”北碚公园里再读卢作孚先生当年的愿景,发现已经一一兑现时,一定会感慨万千:所幸,北碚遇到了卢作孚。

从《恐龙漫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》到《后方的“红色堡垒”……国立复旦大学旧址》,从《北碚的街道》到《都市盆景多鼠害》,从《警报声报警台》到《蝉鸣阵阵西南局旧址》……我们能感受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八年里,北碚作为“小陪都”的那段烽火岁月,因为“三千名

流下北碚”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,而成就的北碚史上的高光时刻。我也大体知道,张昊作为一个执笔写作的文化人,为什么会如此痴迷这个地方,称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了。

书中除了写到很多文化之地,还介绍了北碚众多的佳山妙水和风景名胜:缙鼻峡、马鞍山、梅花山、“80年代”文星场、北川铁路、原生态偏岩古镇等等,都是我想去打卡游览的地方。如果去北碚,我最先涉足的肯定还是缙云山,那里有清雅秀美的九峰峦、神奇的缙岭云霞、诗情画意的巴山夜雨、无瑕如玉的黛湖、气浮兰芳的北温泉,更重要的是那里还有2022年山火烙刻下的全国人民的感动,伤疤里崛起的重庆精神……在恐怖山火里,众多的山城儿女奋不顾身,其中,也有张昊这个“新北碚人”地赴汤蹈火。

一个人爱上了一座城的方式有很多种,张昊用的是最真诚、最文艺的一种,他脚步丈量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一个故事长出来,眼睛看到的每一帧新景里都有历史的风轻轻拂过。所幸,北碚遇到了张昊;所幸,我遇到了张昊的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。

(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教师)

梁山寨

■ 谈韵

打了结的羊肠道
是山寨的先祖
遗落的发髻

我来晚了
只在坍塌的门垛旁
朝圣

思想
散落一地
拣起来吧
怕引发野火

施耐庵笔下的好汉
曾点燃了江湖的狼烟
如今天下太平
唯有水泊
年年厮守梁山
(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)